

行動詩與詩行動——詩文字背後的世界

Action Poem and Poetic Activity: The World behind Verses

翁文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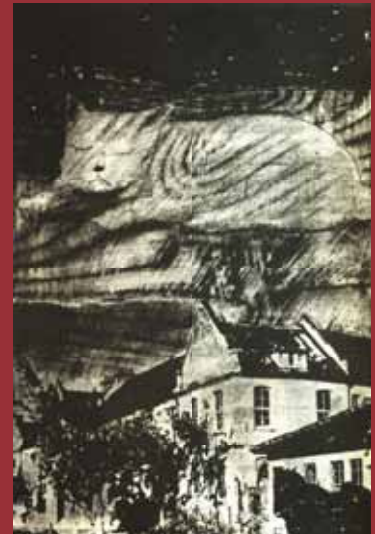
Man-Han YUNG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THE WORLD
BEHIND VERSES



聶魯達 Pablo Neruda



聶魯達詩畫

詩的文字是搖擺不定的，她一部分被你看出現世，卻一部分藏在幾萬年深山密林裡，與正準備參天拔出的這個那個湧動身體，嗡嗡怪聲一起，要詮釋多少就有多少形狀。我喜歡與這種事物在一起。讀詩時，愛聽那些詩人的自白，好像成就愈大的詩人，當他們說到有關詩的背後那世界，常常無奇不有，總令你意外，令你隨著他手指的觸感真實摸到一條新的界線，意識到宇宙的體積。

譬如讀到諾貝爾詩人的領獎講詞，想像瑞典皇家學院裡每個人穿著禮服正襟危坐，1971年得獎的聶魯達，卻自地球另一端爬山的經驗講起，爲了偷渡祖國智利的邊境，他需跨越安第斯山，進入阿根廷。與四名夥伴騎馬，避開大樹、巨石、河川或積雪，儘量保護身體、摸索前進。他好幾次，從馬上滑下來，摔得鼻子和腳上的血混入泥土。他們在無止境的孤獨中前進，充滿寒冷、雪與追捕者的恐嚇感。在最困難的路程中，他覺得像進入一個魔法的「環」，他是神聖「境內」的客人。這時，農夫夥伴們會自然停下，在中央放一個公牛頭，每人慢慢走過去，在頭骨投入硬幣和食物。爲了留給下一次進入這險境的陌生逃亡者，看見前人留下的食物線索。

然後，他同伴繞著頭骨跳起奇妙的舞，他們單腳踩著前人足跡留下的圓環狂跳，看著那不可思議的動作，他突然有了一份模糊的理解：

「不相識的人與人之間也能溝通。在最遙遠、人跡罕至的地方，也有關懷、願望和感應。」

天完全暗下來時，看到遠處一間快要倒塌的破房子，房中央有一棵巨大的樹在燃燒。「那是不分晝夜的燃燒，從屋頂縫隙穿出去的煙，像厚重的藍色披肩一樣。在火邊，幾個男人像袋子一樣靜靜躺在那

裡。沈默中我們聽見吉他的音色與歌詞，從黑暗炭火邊發出來的這些言語，是這次旅途中聽見的第一次人聲，那是與愛隔絕的歌聲，是對愛的悲嘆、遙遠的春天、捨棄的故鄉和人生無限的感慨。」

他們大家都不相識，卻都一起圍著火焰唱歌和吃東西。翌晨，詩人想做一點答謝拿出若干小錢的時候，他們斷然拒絕，說：「只不過幫點小忙，如此而已。」

敘述完這些經歷，聶魯達彷彿才回過神來，面對這些來賓說：

「與會的各位先生，我不會從書本學得作詩的方法，因此我也不認爲會給後來的詩人留下詩的知識。我在這演講中所以要談過去的事情，所以要在這不合時宜的地方敘述不敢遺忘的往事，主要是想指出，在我人生旅途中隨時都可找到必要的幫助。這種必要的幫助並非只是描寫一次的素材，它們讓我能夠了解自己。」

「它們讓我能夠了解自己」，一句話才令整個敘述變成了詩。外間現象觸發我們的感悟，這些並非爲了砧斂別人，不是爲知悉更多的外界，卻是層層撞擊出一個「自己」：抉擇、是非、諒解以及美的深度。

這想法在1995年愛爾蘭詩人希尼的演說中類似出現。希尼遭遇的是愛爾蘭國族與英軍之間的長期戰爭。游擊狀態、恐怖事件，自懂事以來便成爲生活的一部分。他演說從四十年代鄉下彷彿「穴居」的農舍說起。「那是一種親切、實在、生物性的生存方式，馬嚼夜草的聲音與另一邊牆外廚房裡大人們談話的聲音相混合。我們接受正在發生的一切——樹叢中的雨聲、天花板上的老鼠、屋後隔著一片田野的鐵道上隆隆駛過的蒸汽機車——我們彷彿是在



沙特 Jean Paul Sartre



謝默斯·希尼 Ceamus Heaney

The World behind Verses

冬眠的瞌睡中接受了一切，我們就像廚房中桶裡的飲用水那樣敏感：每當一列駛過的火車使大地震顫時，那桶水的表面往往盪起精緻的同心圓漣漪，無聲無息。」

自童年的穴居描述，已見到希尼的敘述方式：「我們接受正在發生的一切」，而這一個「一切」，牽涉龐大，遼闊而神秘得有時難以承擔。

後來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如以往地聆聽著樹叢中的雨聲，卻增加了在收音機傳出的，離家更近的爆炸事件：愛爾蘭共和軍親英軍事組織都一樣的殘忍。當事件逐漸向他親密熟悉的圈子移近，譬如一位中學同學被拘禁；又如1976年一輛下班的麵包工人車，除了一名天主教徒外，餘下全車的新教徒統統被愛爾蘭共和軍槍殺。這些明顯的時刻每次挑戰他，究竟要繼續俯身在書桌上，還是隨內心的憤怒走出去？

終於，坐回書桌，像修道士俯身於禱告台上，做一名負責任的沈思者，體會：「詩能連結出一種秩序，既忠實於外部現實的衝擊，又敏感於詩人之存在的內在規律。」路邊的大屠殺會再度發生、麵包車裡的工人會再站成一排被擊斃，然而，他一面對這內憂外患心腸剛硬，好使另一面對生活的美好信任不致消失——。

他俯身桌前疾書，文字按在紙上同時有一種壓力及緊張，現實不明所以的殘酷，更加深他內在探尋的毅力。生活的美被血腥濺得如此深埋，必須更忍耐與無情，才能慢慢嘗試接近。

因而，每一詩人的筆尖一方面劃出字，同時

輕輕顫出一個世界，混淆著他自時代經歷中篩出來的，一個更清晰的自己：他的抉擇、是非、諒解與美的建構。

什麼是詩的行動？在眾多詩人身上，最終好像讀到孟子的那句話：「魚亦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詩人行徑，有時看來怪癖，但那是不得已的事，他們的堅持，總是捨棄一大堆較方便的、較實際一些的、主流都如是想如此做的事，他們爲了堅持那一點點，往往切出一大塊肉……而那一點開始時是模糊的，慢慢愈來愈明亮，昭示深遠。

鄭愁予用「野店」形容詩人的事業，他說：「是誰傳下詩人的行業？黃昏裡點起一盞燈。」如果，時代的暮色快罩下來了，我們多麼盼待一盞燈。沙特不寫詩，但在他《什麼是文學》一書裡，將詩的角色寫得太精采。一段話大意如此說：「詩歌創造神話，散文作家描摹那些神話的內容。自工業時代起，信仰崩毀，宗教已不能拯救我們。國家的運轉方式，總認爲那些前路是更合理更有改進力的，如果散文作家的任務是爲了釋放讀者自己找不著的自由，最終，是爲了達致社會的奮進健康而努力，則詩的存在是完全爲了那些失敗……。」原文的剖析更詳細動人，讀到這樣對「詩」的認知，震撼不已。法國真是一個太懂得藝術的民族，他們對於極高等的一級精神文明，完全信任，給予完全的自由。想起我們這時代還不斷反覆吟咏的古句，如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真是無益社會的事業，但令我



們去愛，因為這些詩句顯露了生命的真相。

沙特自己不寫詩，卻將高等的「神話」地位讓給詩人，閱讀他的著作（有哲學論述、小說與戲劇），再看他的行止，覺得他才是赤裸裸地實踐了作為一個人之存在的最高品質與最大努力，跡近他為詩人下的神話定義。

1964年瑞典皇家學院贈沙特諾貝爾獎，這一年的頒獎詞，並不如以往說出得獎人的作品特色與歷史線索而已，他們說：「因為他那富於思想和充滿自由精神及追求真理的作品，對我們這個時代已經產生了極具深遠的影響。」瀏覽一遍歷屆的贊詞，我們馬上感到1964年這位人物在評審團中不平凡的分量。但更不平凡的是，沙特居然拒絕這個獎，起初還不準備解釋，後來，他的行為引起了法國人的「公憤」，才做一份簡短的說明。說他毫無藐視諾貝爾獎的意思，只是在貫徹一向的原則：認為作家不應該接受任何官方獎項，以保障自己寫作時的完全自由。並說過去拒絕過的獎，例如：他謝絕加入榮譽協會、無意加入法蘭西學院（這是法國的最高榮譽）或列寧獎等，以證明諾貝爾獎只是其中一種，他並不認為需要例外處理。

完全自轉運作，對外界毀譽無動於衷。而且，讀他的聲明詞，是簡單而寧靜的，說完就了事，船過水無痕。更妙的是皇家學院的回覆：「他婉拒了這項榮譽的事實，絲毫沒有損及這項裁定的合法性」他們覺得，雖然不接受，這一年的獎也還是他的，只是沒有頒獎典禮熱鬧的儀式了。諾貝爾全集的紀錄中，遂出現了沙特的作品及他的拒獎詞，我

們讀到這一節，感慨不已。日常認知的世界好像突然停頓，放鬆放掉了，變成一種中空的狀態，而意念無限——這應該就是最原生種的詩。

在中國古代，小孩的啓蒙教育，「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詩可以令人達至「性情之正」。但今天用這些詞彙可能已完全失去昔日出現時的內涵，隨使用這時代的觀念去解「溫柔」或「正」……，都不知在說些什麼。但如果知道當今活著的大詩人，從他們的言行去了解，或許才差可慢慢靠近自古以來詩教的意義，而體會出人類真正的溫柔，真正的性情。

詩可以教嗎？我覺得詩好比一種宗教。詩的老師就是那些神職人員，他可以引人入聖殿，但往後修為就全靠各人根器了。其實，只有極少數人可以「不讀佛書（或聖經）而成佛成聖」。在詩的路途上，也只能透過文字，來把握詩人為我們所傳訊，那自太古以來的純真無邪。可惜，漢語自白話文改革以來，有太多曲折的路，現代詩不容易了解（好了解的又不一定能準確傳達內心豐富感覺）。造成這社會族羣心內的詩質，好不容易偶然出現了，也不能表達，不能流通，最後慢慢枯竭。十多年前瑪莎·葛蘭姆到台北演出，記得那時報紙上登載她一句話說：一個社會「沒有詩，就得死亡。」但我們今日讀不懂詩，也不愛讀詩。那麼，離開了詩的文字，還可以在心中不斷發展出詩質的行為嗎？我們將如何遇見？